禮記疑義

禮記疑義卷三十一

明堂位第一 冊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明堂位第十四

列之位也在
堂宗一筵五
陽按其義今
之凡九室室
以茅蓋屋上
曰辟廟明堂
北七建上圓
宮方三百步
說云明堂在
之地說陽位
稱明堂明堂
帝五精之神
孝經既明堂
重屋周人曰

疏按鄭目錄云名曰明堂者以其
記諸侯朝周公於明堂之時所陳
國之陽其制東西九筵南北七筵
實凡室二筵此於別錄屬明堂陰
載禮說盛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
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
國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
月令說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
下方四堂十二室四戶八牖其
在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淳於登
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已
上圓下方八宮四闕布政之宮故
啟說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大微之庭中有五帝堂位古禮
文王之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
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
一

明堂位

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
於明堂以昭事上帝許君謹按今禮古禮各以
義說無明文以知之鄭駮之云戴禮所云雖出
盛德篇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
不韋作春秋時說者蓋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
字誤本書云九堂十二室淳于登之言取義於
孝經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
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
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
在太微在辰為巳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於
丙巳由此為之如鄭此言用淳於登之說此別
錄所云依考工記之文然先代諸儒各為所說
不一故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明堂者天子太廟
所以宗祀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饗
射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故言取正室之貌
則曰太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
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圜水則曰辟
廱雖名別而實同鄭必以為各異若袁準正論
明堂宗廟太學禮之本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
為而世之論者合以為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

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眾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射在於廟而張三侯又辟廱在內人物眾多殆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如準之所論兆鄭不同之意然考工記明堂南北七莚每室二莚則南北三室居六莚室外南北惟有一莚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既瑀在路寢室外得容瑀者路寢琡制似明堂非飾不啟盼廟其賁寬大矣故多士傳云天子堂廣九雖三分非廣以二為內五分其內以一為蔦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雖是其閱得容瑀也或可瑀在中央土室之前近西在全室之東不必要在室篇之下○廷筆業北託者夸大魯事蓋就賜豈重祭說而廣推之不足為據疏所戴鄭日錄說明室諸制皆從渼方士說而泰之考工為辭是皆不可考長桀陝氏日明室之名起於二

孝經左傳孟子荀卿考工記家語大戴記白虎通韓嬰公玉帶淳于登桓譚鄭康成蔡邕之徒其論多矣持淳于登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說有所傳悉謂孟子止傳明室之名自荀卿劇焉之說紛紛之說皆從北起尚何所傳之足縣乎後儒長樂劉氏廬陵方氏山陰陸氏盱江李氏秦溪楊氏金華唐氏及李泰伯聶氏馬氏議論雖各出要皆說泰漢人統而中之若理之所近則朱子說非庶裁乎又草廬吳氏至漢人以碑廟太廟等皆為明堂後人遂以聽政祀朝祭禮教士養老皆在一明室是通以啓後世之疑也悉對朝廟及學宮非制皆嘗如明堂故後人皆謂之明堂非一明堂也又宗祀又王馬氏以為在文王之廟蓋廟制亦如明堂祭皆在室中宗祀則在堂鼓亦以明堂為名耳餘詳春宮太史素

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

西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西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西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依本又作扆塞先代反又先則反

疑義註周公攝主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不於宗廟辟王也天子周公也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周公於前立焉朝之禮不於此周公權用之也朝位之上上近主

尊也九采九州之牧案新安王氏謂九牧應在內不應在應門之外或云北采服九種之國然亦不應在夷之外此疑有侯並存之以備參案典貢職者也正門謂之應門二伯帥諸侯而入牧居外而糾察之也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為蔽塞者新君即位乃朝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疏周公攝王位者攝代也以成王年幼周公代之君位故云攝王位然周公攝位而死稱薨不云崩魯隱公攝諸侯之位而稱薨周正諸侯者鄭箴膏肓云周公歸政就臣位乃死何得記崩隱公見死於君位不稱薨云何又玄發墨守云隱為攝位周公為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

與擬位異也云不於宗廟辟王也者按覲禮諸侯受次於廟門外也覲在廟今在明堂故云辟王謂辟成王也以周公朝諸侯居天子位故云天子周公也故大誥云王若曰鄭云王謂周公居攝命人事則權稱王也王肅以為稱成王命故稱王與鄭異也王肅以家語之文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用衛宏之說武王崩時成王十歲與王肅異也云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者釋宮云戶牖之間謂之扆今云斧依故知為斧文屏風於戶牖閒皇氏云在明堂中央大室戶牖閒上近主位尊也者三公則東上侯尊於伯故在東子尊於男亦在東是上近主位尊也云正門謂之應門者以明堂更無並門非路門外之應門以爾雅釋宮云正門謂之應門李迎云宮中南鄉大門應門也應當北也以當制正門故謂之應門但天子宮內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明堂既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但有應門耳云二伯帥諸侯兩入者林顧命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是也云故居外兩糾察之也者

伯既領之入應門故教后應門外絣祭諸侯後入不如儀若引周禮侯服歲一見以下是大行人文也引之者澄夷狄世一見則經之四塞世告至是也其夷狄之名此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按職方云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爾雅擇地文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不同者爾雅釋地所云謂服代此明堂周公朝諸侯及職方並謂周禮但戎狄之數五六不同鄭志趙商問曰職方字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數注曰周之所服國數明堂云朝謂服事之國數夷九蠻八戎六狄五禮文事異不達其數故鄭答云職方四夷謂四方夷狄也九貉即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爾雅雖有異同皆數爾與別國之名不甚明故不定也如鄭此言夷狄之名既無別國顏其名數或六或五不可知也

疏此一節明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義及諸侯夷狄所立之處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此以

下一經明朝位之法周公已居天子位餘有二公而云三公者舉本敎言之中階者南面三階故稱中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者侯對伯為尊故在阼階阼階近主位也按諸伯以下皆云之國北云位者以三公既云中階之前不云位諸侯在諸國之上特舉位言之明以下皆朝位也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者皇氏云在東門外之南故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者皇氏云在南門外之西故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西南上者皇氏云在西門

外之北故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者皇氏云在北門外之東今按經云東上則宜在北門外之西故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皇氏云在應門外之西北是九州之牧謂之采者以采取當州美物而貢天子故王制云千里之外曰采注云取其美物以當穀稅采亦是事言各掌其當州諸侯之事即此注云牧居外而糾察之是也四塞世告至者此謂九州之外夷狄蕃三服夷狄為四方蕃塞每世一來朝告至或新王即位而來朝或已君初即位故

云世告至也

廷華棻石梁王氏曰註云周公攝王位又云天子即周公周公為冢宰時成王年已十四非攝位但攝政周公未嘗為天子豈可以天子為周公此記者之妄註亦曲徇之其說是也愚謂記人雖夸大魯事亦何至以周公為天子若以一周公為天子則通節皆當以周公言之今記文始曰周公終亦曰周公則天子自應指成王言鄭自以天子為周公耳則鄭之夸魯乃更甚於記又九牧不當在應門外但無考姑存註說以

待參

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訂義註朝於此所以正儀辨等也疏解周公所以朝諸侯在此明堂之意云正儀辨等者大司馬職文欲云設儀辨位以等邦國者鄭某言之疏所以朝諸侯於明堂者欲顯明諸侯之尊卑故就尊嚴之處以朝之

答殷紂亂天下臑鬼侯以饗諸侯鬼玩作九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須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

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訂義註以人閒為薦羞惡之甚也踐猶履也度為丈尺高卑廣狹也量謂豆區斗斛筐筥所容受致政以王事歸授之王功曰勳事功曰勞曲阜魯地同之於周尊之也魯公謂伯禽

疏致政於王事歸授之者按洛誥云朕復子明辟見以王事歸授之也云王功曰勲事功曰勞者是司勲職文彼註云王功輔成王業若周公也事功曰勞者註云以勞定國若禹也周公則勲勞兼有也云曲阜魯地者按費誓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又按定四年左傳封於少皞之虛臣瓚註漢書云魯城內有曲阜逶迤長八九里

疏比一節明周公有勲勞之事

以朕紂亂天下周公相武王而伐之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攝之有大勲勞於天下所以封周公於魯行天子之禮樂及四代服器脯鬼侯者周本紀作九侯故庾氏云史記本紀云九侯有女入於紂侯女不好淫紂怒殺之九與鬼聲相近故有不同也武王崩成王幼弱者自此以下皆為周公有勲勞之事故成王特賜魯家用天子之禮兼四代服器石梁王氏曰只以詩書證之即知周公但居冢宰攝政未嘗在天子位周公相踐祚而治文王世子此語

為是詩小序之言亦不可據註引魯頌豈盡伯禽時事哉劉氏曰此蓋因洛誥篇首有周公曰朕復子明辟之辭篇終有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語遂生此論謂周公踐天子位七年而致政於成王也殊不知復子明辟者周公營洛遣使告卜之辭受命惟七年者史臣敘周公留後治洛凡七年而薨也書傳中九峯蔡氏之辨可謂深切著明案此下鄭氏特依經作註故亦以訂義目之蓋今大之失

在記也若註自為異說則别之為說義

疑義註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

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革車兵車也兵車千乘成國之賦也詩魯頌曰王謂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大啓爾宇為周公輔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縢

既云加魯以四等之附庸者魯受上公五百里之封又加四等附庸四等謂侯伯子男也按大司徒註云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總為二十四同為百里也既受二百里之封五五二十五同方五十同又加二十四同故云積四十九閒計之得五七百里云兵車十乘成國之賦也者按左傳云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按路路千乘之賦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諸侯之地三百里而下來成國也公則五百里侯四百里計地餘有千

來故謂之成國引詩魯頌以下者封頌閟宮文也引之者證魯廣閒土宇兵車千乘之事云未英緣勝者言以朱為英飾以緣為勝約也同之於周者謂同北周公於周之天子云魯公謂伯禽者尚書費誓云魯侯伯禽宅曲阜時伯禽歸魯周公不之魯故公禽文十三年傳曰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言若周公之魯恐天下歸心於魯故不之魯使天下一心以事周

疏家語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則以為武王崩成王年十歲是幼弱也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者周公攝政三年天下太平六年而始制禮作樂者書傳云周公將制禮作樂優游三年而不能作將大作恐天

明堂位

下莫我知也將小作則為人子不能揚父之功烈德澤然後營洛邑以服天下之心於是四方民人和會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而況導之以禮樂乎其度量六年則頒故鄭註尚書康王之誥云攝政六年須度量制其禮樂成王即位乃始用之故洛誥云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是攝政七年冬也鄭云猶用殷禮者至成王即位乃用周禮是也其周公制禮攝政孔鄭不同孔以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至明年攝政管叔等流言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

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時成王年十四即位攝政之元年周公東征管蔡後二年克之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除往年時成王年十六攝政之三年也故詩序云周公東征三年而得攝政七年營洛邑封康叔而致政時成王年二十故孔註洛誥以時成王年二十是也鄭則以為武王崩成王年十歲周書以武王十二月崩至成王年十二十二月喪畢成王將即位稱已小求攝周公將代之管蔡等流言周公懼之辟居東都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等

流言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既喪謂喪服除辟謂辟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明年成王盡執拘周公屬黨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罪人周公屬黨也時成王年十四至明年秋大熟有雷風之異故鄭註金縢云秋大熟謂二年之後明年迎周公而反反則居東之元年時成王年十五書傳所謂一年救亂明年誅武庚管蔡等書傳所謂二年克殷明年自奄而還書傳所謂三年踐奄四年封康叔書傳所謂四年建侯衛時成王年十八也

故康誥云孟侯書傳云天子十八稱孟侯明年營洛邑故書云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於成王時成王年二十一明年乃即政時年二十二也禮既及鄭學故詳具焉

廷華案成王幼說及攝政致政諸說天官序官案詳之此記云周公踐天子之位則其說之最謬者無怪上註以天子為周公也或謂記言周公輔成王踐天子之位耳其說較可附庸說大司徒案詳之註阿記疏又阿註故其謬同若周公不歸魯說竟以後世猜疑之事加之盛世之

君臣其謬尤甚也

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欝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訂義註孟春建子之月大路殷之祭天車也弧

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翻天子之旌旗畫日月季夏建巳之月也禘大祭也周公曰太廟魯公曰世室羣公稱宮白牡殷牲也尊酒器鬱鬯之器也黄彝也灌酌鬱尊以獻也瓚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圭為柄是謂圭瓚篚籩屬也以竹為之彫刻飾其直者也爵君所進於尸也仍因也因爵之形為之飾也加加爵也故角皆以璧飾其口也梡始有四足也嶡為之距清廟周頌也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也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

也大武周舞也大夏夏舞也周禮昧師掌教昧樂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廣大也疏孟春是建子之月者以下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若凡夏之季非禘祭之月即是周之季夏明此孟春亦周之孟春又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故知此孟春是建子之月也云天路殷之祭天車也者以下文云大路殷路知祭天乘者以祭天尚質器用陶匏大路一就故知是祭天所用也以尊散周公故用先代殷禮牲用白牡東象殺路云弧旌旗所以張幅也者弧以竹為之非形為弓以張終之幅故考工記弧旌柱矢以象弧也註云弧以張終之幅云其衣曰韣者習此弓之衣謂之為韣云天子之旌旗畫日月者周禮日月為常又云王建大常此云日月之章與天子同也羣公稱宮此公羊文十三年傳日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爲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世不毀也左氏經以為大室屋壞穀氏云大廟之室與公羊

及鄭遠今所不取又鄭註司尊彝云山罍亦刻
而畫之爲山雲之形王註禮器云爲犧斗及象
之形彝其背以爲尊故謂之犧尊疏之禮圖云
犧尊畫以斗形云篆遠屬也以竹爲堪雕刻飾
其直者也知篆爲遠屬者與豆遠文故知遠屬
以字從竹故知以竹爲之直柄也篆就用竹不
可刻飾今云彫其直者足刻其柄也云仍因也
者釋詁文也云加加爵也者以其非正獻故謂
之加云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者鄭恐散角以
璧爲之故云以璧飾其口內宰謂之瑤爵此處
謂之玉角者瑤足玉名爵足組就璧足玉之形
制角足爵之可受之名異其質一物也云枕始
有四足也者以虞氏尚質未有飾飾故如始有
四足云庶爲之耶者以夏世漸文故如以橫木
耶於足中云清廟周頌也者以文王有清廟之
據祭之於廟而作頌也云象謂周頌武也以管
搢之者搢詩組清奏象舞象二十九年見舞象
謂雨歌知非文王樂必以爲大武武王樂者以
經云升歌清廟下管象以父詩在上子詩在下
故知爲武王崇也以管搢之謂吹管搢散詩之

舞也云大武周舞也者上云下管象謂吹大武詩此云舞大武謂為大武之舞云大夏夏舞也者以大夏是為樂故為夏舞引周禮昧師者證經之昧樂引詩以雅以南者證經之南夷之樂任即南也則此詩小雅鼓鍾之詩鄭云雅萬舞也萬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尚武故為舞為雅謂

疏此一節明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文物具備之儀牲用白牡者白牡殷牲尊敬周公不可用已代之牲故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者魯得用天子之尊也犧犧尊也周禮春夏之祭朝踐堂上薦血腥時用以盛醴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象象尊也周禮春夏之祭堂上薦朝事竟尸入室饋食時用以盛盎齊君及夫

人所酌以獻尸也山罍謂夏后氏之尊天子於追享朝享之祭再獻所用今褒崇周公於禘祭之時亦雜用山尊但不知何節所用鬱尊用黃目者鬱謂鬱鬯酒黃目當烝所用今尊崇周公故於夏禘用之灌用玉瓚大圭者灌謂酌鬱鬯獻尸求神也酌之所用玉瓚以玉飾瓚故曰玉瓚也以大圭為瓚柄故曰大圭也薦用玉豆者薦謂祭時所薦菹醢之屬也以玉飾豆故曰玉豆下云殷玉豆是也彫篹者篹籩也以竹為之形似筥亦薦時用也彫鏤其柄故云彫篹也爵

用玉琖仍彫者爵君配酒獻尸杯也琖夏后氏
之爵名也以玉飾之故曰玉琖仍囙也囙用爵
形而為之飾故曰仍雕加以璧散璧角者俎用
梡嶡者梡嶡兩代俎也虞俎名梡梡形四足如
案禮圖云梡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
諸臣加雲氣天子犧飾之夏俎名嶡嶡亦如梡
而橫距四足中央如距也賀云直有脚曰梡加
脚中央橫木曰嶡升歌清廟者升升堂也清廟
周頌武王詩也升樂工於廟堂而歌清廟詩也
下管象者下堂下也管匏竹在堂下故云下管

也象謂象武詩也堂下吹管以播象武之詩故云下管象也朱干玉戚者干盾也戚斧也赤盾而玉飾斧也冕而舞大武者冕袞冕也大武武王樂也王者袞冕執赤盾玉斧而舞武王伐紂之樂也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皮弁三王之服也裼見美也大夏夏禹之樂也王又服皮弁裼而舞夏后氏之樂也若諸侯之祭各服所祭之冕而舞故祭統云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知用冕服舞也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者周公德廣非

惟用四代之樂亦為蠻夷所歸故賜奏蠻夷之樂於庭也惟言夷蠻則戎狄從可知也又一通云正樂既不得六代故蠻夷則惟與二方也白虎通云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樂曰味味昧也萬物衰者取晦昧之義也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夷樂曰禁言萬物禁藏樂持干舞助時藏也又曰惟制夷狄樂聖王也先王推行道德和調陰陽覆被夷狄故制夷狄樂何不制夷

禮禮者身當履而行之夷狄不能行禮也此東
曰昧西曰株離與白虎通正相反者以春秋二
方俱有昧株離之異故白虎通及此各舉其一
白虎通云朝離則株離也劍命決亦云東夷之
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與此同納夷蠻之樂於
太廟者皆於太廟奏之言廣魯於天下也者廣
魯欲使如天子示於天下故云廣魯於天下也
疑義註魯之始郊日以至帝謂蒼帝靈威仰昊
天上帝魯不祭既拜周禮各業儀尊以沙羽為畫飾象
骨飾之疏云魯之始郊日以至者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郊阤歆周為魯故云魯

郊日以至云帝謂蒼帝靈威仰者鄭恐是昊天上帝者以其配后稷后稷惟配靈威仰不配昊天上帝也以以此經雖云配以后稷故知昊天上帝尊不答也云犧尊以莎羽為畫飾者鄭志張逸問曰明堂注犧尊以莎羽為畫飾前問曰犧讀如沙沙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為沙答曰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

疏加謂尸入室饋食竟主人酌醴齊酳尸名為朝獻朝獻竟即夫人酌盎齊亞獻名為再獻又名為加於時薦加豆籩也此再獻之時夫人用璧角內宰所謂瑤爵也其散璧者夫人再獻訖諸侯為賓用之以獻尸雖非正加是夫人加爵之後總而言之亦得稱加故此總云加以璧散璧角先散後

角便文也六冕是周制故用冕而舞周樂皮弁是三王服故用皮弁舞夏樂也而周樂是武武質故不裼夏家樂文文故裼也

廷華裘犧象當如疏以牛及象言不應以犧為沙且混犧象為一器也婆娑說尤為穿鑿俱於司尊彝案詳之

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房中君肉袒迎牲於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

訂義註副首飾也今之步搖是也詩云副笄六珈

珈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褘王后之上服諸侯夫人則自揄翟而下贊佐也命婦於內則世婦也於外則大夫之妻也祭祀世婦以下佐夫人揚舉也大刑重罪也天下大服知周公之德宜饗此也疏經云副褘副是首飾以其覆被頭首漢之步搖亦覆之故云今之步搖引詩副笄六珈者詩鄘風刺衛宣姜之詩也言宣姜首著副珈而文以笄六玉加於副上引周禮追師者證副者是王后首服言追師掌為副以供后之首服疏前經明祀周公所用器物此經明祀周公之時君與夫人卿大夫命婦行禮之儀夫人副褘立於房中者尸初入之時君待之於阼階夫人立於東房

中魯之大廟如天子明堂得立房中者房則東南之室也總稱房耳皇氏云祭姜源之廟故有房案此文承上禘祀周公之下下云天下大服鄭註知周公之德宜饗此也則是祀周公於大廟而云姜源廟非辭也迎牲於門者謂祼鬯之後牲入之時迎於門夫人薦豆籩者謂朝踐及饋熟拜酳尸之時薦豆籩也卿大夫贊君者贊助也卿大夫助君謂初迎牲幣告及終祭以來之屬也命婦贊夫人者命婦於內則世婦以下於外則卿大夫妻並助夫人薦豆籩及祭事之

屬也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者當祭之時命百官各揚其職事如有廢職不供服之以大利而天下大服者以祭周公文物具備禮儀肇肅百官供命而天下大服明周公之德宜合如此

疑義

註副禕惟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疏云禕王后之上服者按周禮云禕衣揄翟闕翟等皆是后之所服但禕衣則是王后服之上者云惟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者此經夫人副禕是魯得服之王者之後服得行先代天子禮樂是王者之後夫人得服之云諸侯夫人則自揄翟而下者言其餘諸侯夫人不得服禕衣也云命婦子內則世婦也於外則大夫之婦也者按侯服傳云命婦者婦人之為大大大妻世婦與大夫仕同

故知內則世婦也不云女御及士妻者以經云卿大夫贊君士賤畧而不言明士妻及女御亦之略

是故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訂義註獮秋田名也春田祭社秋田祀祊大蜡歲十二月索鬼神而祭之疏云肖積為獮獮秋田名也者以者獮舉相近大司馬云中秋教治兵所以獮田故知秋田名也云春田祭社秋田祀祊者大司馬職文秋云秋祀祊鄭云祊當為方謂四方句芒之屬也疏此一經明魯得祭之事廷華棠春礿以下諸侯皆然曰天子之祭參辭耳

缺義註不言春祠魯在東方王東巡守以春或闕之（疏云魯在東方者初恆用春當朔之年以朔闕云祭王東巡守以春者卯既明朔時闕春祭文明王巡守之時魯亦闕春祭巡守在於二月不於正月祭者皇氏云諸侯預前待於竟故不得正月祭也）

廷華案此四時之說不倫不過錯舉之文不必有義缺春祠若以巡守言則十二歲始缺一祠不當於此不言也（或云春社即春祠之缺）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

訂義註言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皐之言

高也詩云乃立皋門皋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

將將疏言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之者謂制度高
大如天子耳不必事事皆同故前文祭天
不得祭圖立又鄭將壯祭天服袞冕不服大裘
是不得盡如天子記者其之云天子之禮耳是
知晉之大廟不可一一似明堂也云天子五門
皋庫雉應路者此紋云天子皋門天子應門是
天子有皋門應門顧命有皋門皋門則路門也
是天子有路門此經魯有庫門雉門明天手亦
有五門云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者此經
有庫門雉門又雉引云魯莊公之衣既葬而經
不入庫門定二年雉門災是魯有庫雉則又有
路門可知魯既有三門則餘諸侯亦有三門故
云諸侯三門與但其餘諸侯有華門應門及路
門也引詩乃立皋門應門者證詩侯有皋門應
門也所引詩有大雉文王雖之為也言大王從
居岐周為殷諸侯立此皋門應門衛亦有庫門
故家語云衛莊公反圖孔子譏其釋之庫門内
祊之於東方失之矣是謂有庫門也〇廷華崇平

疏謂太王立皋應二門說似未的以有所傳姑存之 疏此一經明魯之門及廟之制大廟天子明堂者言周公大廟制似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者言魯之庫門制似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者言魯之雉門制似天子應門集說補正曰竊案天子有五門本於鄭註實無所稽據清江劉氏謂以詩書禮春秋考之天子與諸侯皆三門但門同而名不同耳天子有皋應畢無庫雉路諸侯有庫雉路無皋應畢明堂位所言蓋魯用王禮門制同王門而名不同也

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訂義註天子將發號令必以木鐸警衆

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

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復音福鄉古亮反

訂義註山節刻欂盧為山也藻梲畫侏儒柱為藻文也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刮摩也鄉牖屬謂夾戶窗也每室八窗為四達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惟兩君為好既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於兩楹之間崇高也又為高坫亢所受圭奠於上焉屏謂之樹今桴思也

刻之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為之矣

疏刻欂櫨也者節名欂櫨釋宮云栭謂之楶李巡云栭今欂櫨也則今之斗栱云畫侏儒柱者按釋宮云杗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梲李巡曰梁上短柱也云鄉牖居者詩豳風塞向墐戶是牖屬也云出尊當尊南也者以當近南迴塞嚮外為出今言出尊故知尊南也云禮君尊於兩楹之間者以燕楹燕臣子列尊於東楹之西今兩君敵寢當尊在兩楹之間故鄉飲酒之賓主敢體尊於房戶間是也皇氏解比用燕禮之文尊於東楹之西謂兩極之閒失之矣康諸為亢龍之亢者按易乾上九亢龍有悔讀從之云屏謂之樹今桴思也者屏謂之樹釋官文漢時謂屏為桴思故云今謂桴思解者以為天子外屏人臣至屏術伏思念其事按匠人注云城隅謂角桴思也漢時東闕桴思哭以此諸文參之則桴思小樓也執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為屋以覆屏精救楣屏曰桴思戒解屏則闕也古詩云雙闕百餘尺則闕於兩旁不得當道與屏別也闕雖在兩旁相對

近道大略言之亦謂之當道故讖云代漢者當塗高謂魏闕也云刻之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為之矣者言古之疏屏似今闕上畫雲氣蟲獸如鄭此言似屏與闕異也

疏此一節論魯之太廟之飾山節謂欂盧刻為山形藻棁者謂侏儒柱畫為藻文也複廟者上下重屋也重檐者皇氏云鄭云重檐重承壁材也謂就外檐下壁復安板檐以辟風雨之灑壁故云重檐重承壁材刮楹者刮摩也楹柱也以密石摩柱達鄉者達通也鄉謂窗牖也每室四戶八窗窗戶皆相對以牖戶通達故曰達鄉也反坫者兩君相見反爵之坫也築土為之在兩楹間近南

人君飲酒既獻反爵于坫上故謂之反坫也出尊者尊在兩楹間坫在尊南故云出尊崇坫康圭者崇高也亢舉也爲高坫受賓之圭舉于其上也疏屏者疏刻也屏樹也謂刻於屏樹爲雲氣蟲獸也天子之廟也者自天子以下皆天子廟飾也及坫亦在廟故合廟飾也記謂魯用天子之廟飾耳疏皆字誤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注鸞或爲樂

訂義註鸞有鸞和也鉤有曲輿者也大路木路

也乘路玉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輅也今謂之桑

根車也春秋傳曰大路素疏與車狀由與猶由前闕也桓二年左氏云大路越席越席共祀天之席則大路亦祭天之車以祭天尚質故鄭注云大路素疏

此一經明魯有四代之車其制各別路則車也

鉤車夏后氏之路也者鉤曲也虞質未有鉤矣

大路殷路也者大路本路也乘路周路也者乘

路玉路也周王禮故用玉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訂義註四者旌旗之屬也有虞氏當言綏夏后

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綏謂注旄牛尾於杠首

所謂大麾書云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

周禮王建大旂以賓建大赤以朝建大白以即戎建大麾以田也

疏有虞氏當言綏夏后氏當言旂者以虞賓于夏故知虞世但注旄夏后始加旒縿知注旄牛尾于杠者爾雅釋天云注旄首曰旌是也云所謂大麾者所謂巾車建大麾以田者是也必知此綏當大尾者彼大麾上有大白大赤此綏夏后氏之綏下有大白大赤故知綏當大麾也然巾車註云止色言之大麾夏后氏之旂色黑郊此註以綏為有虞氏所建綏明大麾不同者有虞氏但有注旄革會夏后之旗若去旒縿則與虞氏不異同謂之綏也以巾車連大白大赤哉以綏麾為之旂引書曰者牧誓文引之者証白旄以指麾是大麾也引周公程若巾車賤大明天子所用然明魯之所用亦當然也〇廷革素旗之所重在旒若無旒而第有綏則空杠而已何以為旂則不應改為雖但下明言有虞氏之綏則註旂

說圖有本也而應氏所引子華之說亦非無據姑並存之以待參疏此一經論
魯有四代旌旗殷之大白謂白色旗周之大赤
者赤色旗此大白大赤各隨代之色無所畫也
金華應氏曰子華子曰舜建大常則車服之等
辨於下旗常之數條於上至舜而已詳世本云
奚仲為車正建旗旒斿等級則車旂之制至夏
而發詳然舜車惟有鸞和而已夏則飾之而由
商復反之於質至周飾之以玉而益文矣舜惟
建旗常耳至夏則復綏之以羽旄綏者旒之係
於繩而華者也商復以素為飾周易之大赤而

又加明矣

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

訂義註順正色也白馬黑鬣白駱殷黑首為純白凶也騂剛赤色疏此一經明魯有三代之馬及牲色不同夏后氏駱馬黑鬣者駱白黑相間也此馬白身黑鬣故云駱也夏尚黑故用黑鬣也殷人白馬黑首者殷尚白故白馬也純白以凶故黑首也頭黑而鬣白從所尚也然三代俱以鬣為所尚也周人黃馬蕃鬣者蕃赤也周尚

赤用黃近赤也而用赤黻為所尚也熊氏以為蕃鬣為黑色與周所尚乖非也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者賜魯三代牲也騂赤色也剛牡也騂言剛則白亦剛白言牡黑亦牡也故殷告天云敢用玄牡從天色也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訂義註泰用瓦著著地無足疏考工記云有虞氏尚陶禮器云又云有虞氏瓦棺故知泰尊用瓦也疏此一經明魯用四代尊也虞尊用瓦名泰也然或用三代或用四代者隨其

禮存者而用之耳無別義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者罍猶雲雷也畫為山雲之形也著殷尊也者無足而底著地故謂為著也然殷尊無足則其虞泰罍犧並有足也然殷名著周名犧象而禮器云君西酌犧象亦是周禮也

疑義疏犧象周尊也者畫沙羽及象骨飾尊也案沙羽說見上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

訂義註斝畫禾稼也詩曰洗爵奠斝疏此一經明魯有三代爵並以爵為形故并標名於其上

夏后氏以琖者夏爵名也以玉飾之故前云爵用玉琖仍雕是也殷以斝者殷亦爵形而畫為禾稼故名斝斝稼也周以爵者皇氏云周人但用爵形而不畫飾柰周禮太宰贊玉几玉爵然則周爵或以玉為之或飾之以玉皇氏云周爵無飾失之矣

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訂義註周禮春祠夏禴祼用雞夷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龍龍頭也疏通刻其頭蒲合

蒲如免頭也疏此一節明魯有三代灌尊及所用之勺夏后氏以雞夷者夷即彝彝法也與餘尊為法故稱彝雞彝者或刻木為雞形而畫雞於彝殷以斝者鄭司農云畫為禾稼周以黃目者以黃金為目皇氏云夏后氏以瓦泰之上畫以雞彝殷者尊畫為稼彝然尊彝別作事不相依而皇氏以當代之尊為彝文無所據假因當代尊為彝則夏后當因山罍不得因虞氏瓦泰皇氏之說其義並非也夏后氏以龍勺者勺為龍頭殷以疏勺者疏謂刻鏤通刻勺頭周以蒲

勺者皇氏云蒲謂合蒲當刻勺為鳧頭其口微
開如蒲草本合而末微開也皇說未的姑存之
疑義疏引周禮春祠夏禴以下司尊彝職之文
云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者雞彝盛明水鳥
彝盛鬱鬯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者義亦
然必知一時之祭并用兩彝者以下云朝踐用
兩犧尊再獻用兩象尊犧象不可即為三時故
知兩彝秪當一節皇氏沈氏並云春用雞彝夏
用鳥彝秋用斝彝冬用黃彝春屬雞夏屬鳥秋
屬收禾稼冬屬土色黃故用其尊皇氏等此言

文無所出謂言反於叙非實論也種曰稼斂曰穡秋時不得稱稼月令季秋草木黄落冬即色玄不得用黄彝也下追享朝享用虎彝雌彝追享謂祈禱也朝享謂月祭也若有所法則四時不同何以獨用虎雌又崔氏義宗廟祫祭用十八尊祫在秋禘祭用十六尊禘在夏也是一時皆數兩彝得為十八十六若每時惟用有一彝秖十七十五是知皇氏之等其義非也

廷華案明水說無據祈禱及月祭說詳司尊彝十八尊說詳酒正

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

訂義註籥如笛三孔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號也今有姓伊耆氏者疏經云蕢者草名與土鼓相對故讀為由云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號也者禮運云伊耆氏始為蜡蜡兒報日之祭蜡易登耕神農始作耒耜兒田兆於神農故號者以伊耆氏為神農也

疏此一經明晉用古代之樂土鼓謂築土為鼓蕢桴以土塊為桴葦籥者謂截葦為籥此等是伊耆之樂魯得用也

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訂義註拊搏以韋為之充之以糠形如小鼓揩擊謂柷敔皆所以節樂者也四代虞夏殷周也

明堂位

疏此一節論魯有四代樂器但四代漸文不如上鼓葦籥之質故別起其文也集說補正竊案拊搏玉磬揩擊琴瑟與書言戛擊鳴球搏拊琴瑟同義拊取聲淺搏取聲深揩取聲淺擊取聲深註疏以為樂器者泥於記文而云然其實非也集說不從方氏而從鄭氏何耶案是亦一說但據此說文則註說為凡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訂義註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玄孫

也名敖

疏按成六年立武宮公羊左氏並譏之不宜立也又武公之廟立在武公卒後其廟不毀在成公之時此記所云美成王褒崇魯國而已云武公之廟武世室者作記之人因成王褒魯遂盛美魯家之事曰武公其廟不毀遂淹文而美之非實辭也故下文言君臣未嘗相弒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鄭云亦近誣矣是不皆也伯禽玄孫者按世本伯禽生煬公熙熙生弗弗生獻公具具生武公敖是伯禽玄孫名敖

疏此一經明魯有二廟不毀象周之文武二祧文世室者魯公伯禽有文德世世不毀其室故云文世室武世室者伯禽玄孫武公有武德其廟不毀故云武世室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

頖宮周學也

訂義註庠序亦學也庠之言詳也於以考禮詳事也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孝今藏粢盛之委焉序次序王事也瞽宗樂師瞽矇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於此祭之頖之言班也於以班政教也疏虞帝上孝者尚書云烝烝乂禮記云舜其大孝也與是虞舜上孝也云今藏粢盛之委焉者委謂委積言魯家於此學中藏此粢盛委積按桓十四年御廩災公羊云御廩者何粢盛之所藏也云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者大司樂文云於此祭之者謂於此瞽宗祭之於大司樂云祭於瞽宗是也

疏此一節明魯得立四代之學也米廩有虞氏之庠

也者言魯之米廩是有虞氏之庠魯以虞氏之庠為廩以藏粢盛序夏后氏之序也者是夏家之學也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

訂義註崇貫封父皆國名文王伐崇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大璜夏后氏之璜春秋傳曰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疏知皆國名者春秋宣元年晉趙穿侵崇又書傳有侯虎貫與崇連文故知崇貫皆國名定四年左氏傳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封父與夏后氏相封故知封父亦國名文王伐崇者詩大雅文云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者按昭十五年左傳云密須之鼓闕鞏之甲以昭晉是遷其重器以分同姓也

集說補

正義案左傳周公相王室以君天下於周為睦分晉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夏后氏之璜即此大璜封父之繁弱方氏以為大弓陸氏以為即此封父龜蓋此龜一名繁弱以其善中而名之也未知是否

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

訂義註越國名也棘戟也春秋傳曰子都拔棘疏崇鼎貫鼎是崇貫所出之鼎知越棘是越國所有之棘引春秋傳曰子都拔棘者隱十一年左傳文證棘為戟棘戟方言文也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

訂義註足謂四足也極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

縣之虡廣也鼓頌曰植我鼗鼓周頌曰應朄縣

鼓疏所引鼓頌者那之篇鄭註云置讀曰植植鞉鼗引之者證鞉楹鼓引周頌有瞽之篇楹

周頌有瞽始作樂合於大祖經云應田縣鼓毛傳云田大鼓鄭云田當為朄朄小鼓在大鼓之

旁引之者證周之縣鼓

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

訂義註垂堯之共工也女媧三皇承宓羲者叔

未聞也和離謂次序其聲縣也笙簧笙中之簧

也世本作曰垂作鍾無句作磬女媧作笙簧疏

舜典垂作共二謂舜時也鄭不見古文故以為堯時云女媧三皇承宓羲者按春秋緯運斗樞

明堂位

案總序命宓羲神農女媧三皇凡承宓羲者帝王世紀云女媧氏風姓承庖羲制度始作笙簧無所革造故易不載不序于行蛇身人首是也云和離謂次序其琴瑟也者琴瑟和也絲解離也言絲磬之時其磬希疏相敵云世本作曰者世本書名有作篇其篇比諸作事云無句作磬者皇氏去無句叔之別名義或然也

疏此一經明譜有先代之樂垂之和鍾者垂之所作調和之鍾叔之離磬者叔之所作編離之磬女媧之笙簧者女媧所作笙中之簧言魯皆有之

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

訂義註簨虡所以縣鍾磬也橫曰簨飾之以鱗属植曰虡飾之以贏属羽属簨以大版為之謂

之業虡又於龍上刻畫之為重牙以挂縣紘也周又畫繒為翣戴以壁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簨之角上飾彌多也周頌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

疏橫曰簨飾之以鱗屬植曰虡飾之以臝屬者按考工記筍飾之以鱗屬鐘虡飾之以臝屬磬虡飾之以羽屬如考工記之文則筍飾以龍此經并云虡翣畫且時簨之與虡皆飾之以縣至周乃別故云龍簨虡或可因簨連言虡也云簨以大版為之謂之業者詩周頌云設業設虡以業虡相封業故知則簨也其皆簨上更加大版刻崇牙謂之業故詩大雅云虡業維樅註云虡拘也所以縣鐘其也設大版於上則畫以為飾兄也周又畫繪為翣戴以壁者翣扇也言周畫繪為扇戴小壁於扇之上云畫五采朝於其下樹於簨之角上者樅漢禮器制度而知也引周頌者設簨虡及崇牙樹羽之義皇氏疏云崇牙者崇重也謂刻畫大版重垂為牙

此一經明魯有三代樂縣之飾夏后氏之龍簨虡者謂簨虡之上以龍飾之殷之崇牙者謂於簨之上刻畫木為崇牙之形以挂鍾磬周之壁翣者謂周人於此簨之上畫繒為翣戴之以壁璧下縣五采羽挂於簨角後王彌文故飾彌多也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訂義註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疏蓋是黍稷之器敦與瑚地共簠簋迹方敦云黍稷器也按鄭註周禮舍人云方曰簠圓曰簋此云未聞者謂瑚璉之器與簋異同未聞也鄭註論語云夏曰瑚殷曰璉不同者皇氏云鄭註論語誤也此言兩敦四璉

六瑚八簋者言魯所得惟此耳

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

訂義註梡斷木為四足而已嶡之言蹷也謂中足為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籩豆大房

疏知梡斷木為四足者以虞氏尚質未有餘飾故知但有四足而已云謂中足為橫距之象者以言嶡謂足以橫蹷故鄭詩嶡為蹷謂足橫距不正也今俎足間有橫似有橫蹷之象故知足中央為橫距之象言雖有距以距外物今足有橫而相距也云周禮謂之距者非周禮正文言周代禮儀謂此俎之橫者為距故少牢禮腸三胃三長皆及俎距足也云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者椇枳之椇其枝多曲橈故陸璣草木疏云椇

曲木巢航然似之故云曲枕之也云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者栿詩註云其判足間有橫下有柎似乎堂後有房然如鄭此言則組頭各有兩足似下各刷為柎足間橫者似堂之壁橫下二跗似堂之東西頭各有房也但古制難識不可悉知似南北皆偽亦無委曲解之今依鄭注略為此意木知足否

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

訂義註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齊人謂無髮為禿楬疏獻音娑是希疏之義故為疏剢之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訂義註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

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疏易困卦九二文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凡韍為祭服也云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者按士冠禮士韎韐光士無飾推此即尊者飾多此有四等天子至士亦為四等故知卿大夫加山諸侯加火天子加龍疏此一經論魯有四代韍制有虞氏服韍者直以韋為韍未有異飾故云服韍也夏后氏畫之以山殷人增之以火周人加龍以為文章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訂義註氣主盛也

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

訂義註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尚非疏夏后氏尚質故用水殷人稍文故用醴周人轉文故用酒故云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尚非者按儀禮設尊尚玄酒是周家亦尚明水也按禮運云澄酒在下是三酒在堂上則周之世不尚酒故知經言尚者非也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訂義註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官也此云三百者記時冬官亡矣疏義曰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蓋謂夏時也以夏周推前後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氏以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記也疏云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者少宰職文云此云三百者記時

冬官亡矣者以此經四代相封各陳其官宜舉
實數故云冬官亡矣若文無所封即舉其成數
故禮器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禮序云與大器
小闕其殘者是與此經不同引此義者缺證明
夏官百二十夏倍於虞殷倍於夏殷官既多周
不可倍之故但加殷百二十耳按尚書周官云
唐虞稽古是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充用又與此
數不同者禮是紀事之與須委曲備言書是疏
通之教故
舉大略小

疏此經明魯家兼有三代之官然魯
是諸侯按太宰職諸侯惟有三卿五大夫故公
羊傳司徒司空以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以下一
小卿是三卿五大夫也今魯雖被衰崇何得備
立四代之官而備三百六十職者當成王之時
衰崇於魯四代官中雖存官職名號是使魯有

之非謂魯得盡備其數但記若盛美於魯因舉四代官之本數而言之有虞氏官五十者鄭差之當為六十夏后氏官百者鄭差之當為二百十殷二百者鄭差之當為二百四十周三百者鄭據記時冬官亡矣故言三百若兼冬官則三百六十也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

訂義註綏亦旌旗之綏也夏綢其杠以練為之旒旌又刻繒為重牙以飾其側亦飾彌多也湯以武受命恒以牙為飾也此旌旗及翣皆喪葬

之飾周禮大喪葬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翣旌從遣車翣夾柩路左右前後天子八翣皆戴璧垂羽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綏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亦用此焉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杠纁白縿素升龍於縿練旒九旒綏亦旌旗之綏也者以前經云夏后之綏是旌旗之綏故云綏亦旌旗之綏綏謂注旄竿首也云夏綢其杠以練為之旒者既綢杠以練又知以練為旒者以爾雅云練旒九也云湯以武受命恒以牙為飾也者前經云崇牙既以崇牙為飾此旌旗又飾以崇牙故云恒也周亦武取天下似殷既以牙為飾周世尚文更取他物飾之不復用牙云此旌旗及翣皆喪葬之飾者以前文崇牙璧翣是飾翣廣此與夏后綢練建文殷檀弓綢練設旐夏也是喪葬旌旗故知

然葬之飾引周禮大喪葬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翣者發明葬有旌旗及翣之義云天子八翣皆戴璧者天子八翣禮器文皆戴璧即此璧翣天子之禮也云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綏並喪大記文也引檀弓孔子之喪及爾雅者證明此經是喪葬之飾并綢練之義

疏此一經明魯有四代喪葬旌旗之飾有虞氏之綏者則前經注旄於竿首夏后氏之綢練者謂綢杠以練又為之旒也殷之崇牙者謂刻繒為崇牙之形飾旌旗之側周之璧翣者謂周代以物為翣翣上戴之以璧陳之兩邊柩車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

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訂義註王禮天子之禮也傳傳世也資取也此

蓋盛周公之德耳春秋時魯三君弑又士之有

誅由莊公始婦人髽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

嘗相弑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疏按隱十一年羽父請弑桓公將以求太宰隱公不許羽父使賊弑隱公是弑君一也莊三十二年慶父使圉人犖弑子般是弑君二也閔二年慶父又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是弑君三也云士之有誅由莊公始者檀弓文在左傳莊十年乘丘之役也云婦人髽而弔始于臺駘者亦檀弓文左氏襄四年臧武仲與邾人戰於狐駘被邾人所敗是其事也疏此一經記者既陳四代

服器官於前此經結之後美失魯國也然言土

鼓葦籥伊耆氏之樂又有女媧氏笙簧非惟四代而已今此祇言四代者據其多者言之惟舉四代耳其間亦有但舉三代者此四代服器魯家每物之中得有用之不謂事事盡用天下以為有道之國者作記之時是周代之末惟魯獨存周禮故以為有道之國是故資天下禮樂焉者左傳襄十年云諸侯宋魯于是觀禮宋為王者之後魯是周公之胤是天下資禮樂焉